

都市女性刑事档案

间接 谋杀

王建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接谋杀：都市女性刑事档案/王建武著. —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2000

ISBN 7-80146-362-5

I. 间…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4119 号

书 名：间接谋杀——都市女性刑事档案

著 者：王建武

责任编辑：孟 谦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78622 电传：66030951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大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书 号：ISBN7-80146-362-5/Z·139

定 价：1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自述

王建武，男，生于1953年大年初一，属蛇为头。待过业，做过工，当过兵。军营习武，忙里偷闲弄点文，从“火柴盒”、“豆腐块儿”到整版的字儿渐有长进。转业后供职于首都公安报。从80年代初开始写作，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当警察喜欢跟刑警们一块儿办案，于是试着写了些推理小说，论水平纯属初级阶段，诚惶诚恐结集出版，读者有兴趣便读下去，读到皱眉撇嘴之时便一掷了之，抱歉了。

目 录

间接谋杀	(1)
女打字员之死	(34)
“星星酒吧”谋杀案.....	(92)
女歌手失踪之谜.....	(132)
暴发户之死.....	(166)
最后的佳作.....	(192)
案发离婚前.....	(223)
小桥疑案.....	(246)
瞬间的罪恶.....	(292)

间接谋杀

(一)

第一个发现梦捷死尸的是宏海酒楼经理陈晔。

陈晔是梦捷的丈夫，他们是在一个星期前领的结婚证。按照中国的风俗传统，他们还要履行一个形式上的婚礼仪式，才能为亲友们心理上接受。陈晔并不想违背这个习俗，他已在酒楼里订好包宴，并向亲友发了请帖，明天将举行婚礼。

头天晚上，陈晔在酒楼值夜班。早晨他向接班的经理交过班后，便请了假，急不可待地骑上摩托车，回到自己住的青年公寓。

看电梯的老太太冲他笑笑，他也打了个招呼。电梯门开启，他便直奔 721 房间而去。

他按响门铃，一遍音乐响过，里边却死一般寂静。陈晔又按响一遍门铃，里边仍然无声无息。他嘟囔了一句：“说好了等我回来一起去商店，怎么搞的？”于是从兜里掏出钥匙，插进锁孔一拧，把门推开。陈晔一边喊着梦捷的名字，急匆匆穿过客厅，走进卧室，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喊起来……

几辆闪烁着红灯的警车，骤然停在青年公寓的楼前。公安局刑侦处刑警队队长葛仁带着几个侦查员，同现场勘查组的同事们一道，乘电梯直奔七楼的案发现场。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客厅比较宽敞，布置得也很舒适典雅，淡黄色的地毯、新潮的组合沙发、遥控彩电、高级音响、冰箱等一应俱全。客厅一侧是两间居室，其中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另一间是陈晔和梦捷的卧室。

梦捷的尸体是在卧室的席梦思床上发现的。她仰面朝天，头发凌乱，衬衣扣子全部被人解开，胸罩也被扯去，下半身一丝不挂……

现场勘查缜密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梦捷的尸体将要送到局技术处做进一步的检验解剖。几个侦查员小心翼翼地抬着梦捷的尸体来到楼下。这时，警车周围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请往后靠靠，有什么好看的。”

葛队长背向群众一边劝阻着，一边往后退着。在尸体抬上车时，他踩了一个人的脚，于是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

(二)

葛队长将近不惑之年，他曾是公安学校的高材生，在刑警队干了几年，又自学念完公安大学的全部课程，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他虽貌不惊人，但不少上了市委、公安部甚至中央领导案头的疑难、重大案件却都被他侦破。从他外表看来并不像有些侦探小说和电影中描写的具有一副魁梧的身材，但他那缜密独特的观察力、思辨力，惊人的记忆力和一手漂亮的擒敌功夫，却实实在在地博得了同行们的佩服和敬重。

刑侦处正式将这桩4月21日发生的杀人案交给了葛队长。由于最近连续出了几起大案，队里人手少，葛队长只挑了两个公安学院刑侦系的实习生，一个叫王伟，另一名是女生叫周萍。

这天一上班，处里召集他们侦破组三人一起到会议室分析案

情，研究侦破方案。

刑侦处杨处长待大家坐下来，对他们说道：

“等一会技术处的检验报告就送来，你们先就这个案子谈谈各自的看法。”

葛队长没有吭声，朝两个年轻人努努嘴。

“好吧，我先谈谈。”王伟瞅了瞅低着头的周萍说道：

“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这是一起典型的强奸杀人案，根据现场提取的一个41码的鞋印来看，凶手身高为1.70至1.75米之间，并且是个色情狂。”

“我想另外补充两点。”周萍见王伟说完也开口说道：

“第一，凶手同死者肯定认识，而且关系可以说相当熟悉，这一点可以从凶手并非破门而入证明；另外，对梦捷来说，半夜三更她绝不会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开门的。第二点，我想凶手是个既狡猾又慌乱的人，现场没有留下其它明显痕迹，却偏偏留下一组清晰完整的足迹。”

“葛仁同志，你的看法呢？”杨处长问。

葛队长赞许地看了看两个年轻人：

“两位年轻人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对此案性质的看法有些不同。整个现场勘查可以说除了提取几个鞋印以外，几乎一无所获，凶手的确是很狡猾的，在作案后进行了掩盖罪证的处理。如果让我为这个案子定性的话，我认为这不是一起单纯的强奸杀人案，而是一起预谋杀人案。我的解释是：死者脖子上有很明显的一道被绳子勒过的索沟。注意：这并非是用手勒掐的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在勘查现场时并没有发现这根绳子，那么很明显，绳子是凶手带来的。如果不是预谋要杀害梦捷，那么凶手在现场强奸了她之后，完全可以用手掐、用胳膊勒或者用重物击打等方式将她杀死……”

葛队长说到这里停下来，他看见有人推门进来，将验尸报告

送给杨处长。杨处长戴上眼镜看了一遍，然后递给他。

刑事技术处的验尸报告是这样写的：

姓名：梦捷；性别：女；年龄：24岁；身高：1.70米。1988年4月21日在其住所内死亡。经尸检发现在死者脖颈间有一条被绳勒的索沟，面部呈紫黑色。胃内残留物化验发现有安眠药成分。死者生殖器部位有红肿、破裂，阴道内残留精液。鉴定结果：被害人梦捷在服用安眠药昏睡期间，被人用绳勒死，而后对其进行性摧残。死亡确切时间在当晚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

另外两项是对现场提取的足迹和死者脖颈的勒痕的技术鉴定。足迹为41码男式松紧口“懒汉”鞋留下的。根据死者颈部勒痕进行微量元素测定，凶手使用的是一根多股尼龙绳。

葛队长看完鉴定结果，点着一根烟，开始思索起来。

“葛队长，你刚才还没说完，看了这些材料，你接着往下说吧。”杨处长看了一下葛仁说。

“好吧，这些鉴定材料很及时，下面我想具体假设一下当时的情况。”他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水，接着说下去：

“梦捷的丈夫是晚上8点离开家的，她关好门，从里面反锁上保险，这是一个独自在家的女子谨慎的举动。她在屋里看电视，9点半左右时，有人按响门铃。她有些心慌，是呀，这么晚了，谁还会来做客呢？她随即走到门前问是谁，结果回答表明是她很熟悉的人。注意，这种熟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放心大胆让他进入一个单身女人屋里来的程度。她开了门，让这位深夜造访者进来，并热情地给客人沏茶倒水，然后两人开始叙谈。当然了，这样晚的时间她能留客谈话，可能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种可能是来者同她的关系非同一般；第二种可能，来者同她关系一般，但所谈内容是牵涉到她的切身利益的某一件重要事。在这期间，来者，或者说就是凶手，利用主人离开客厅的间隙，在她的杯子里放进了速效安眠药。据我所知，这是一种进口的高效

催眠药，吃下这种药后，十几分钟便可进入睡眠状态。当梦捷喝了杯中水后不久，便在药力的作用下昏昏欲睡。她被扶进卧室，躺倒在床上，这时凶手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将她勒死。我想凶手在此期间并没有先实施强奸，也正说明他首要的目的是杀死她。就在他准备离去时，突然兽性大发，于是扒去死者的衣裤肆意进行性摧残并最后奸尸。当然了，在他临走时，没有忘记对现场进行处理，将一切可能留下的痕迹都处理掉。”

“我有个问题。”王伟见葛队长停住话头，便插嘴问道：

“凶手真的有必要，或者为什么偏要带着什么安眠药和尼龙绳来杀人吗？准备一把刀子，或者他完全可以用手掐，用更直接的方式来杀死她呀。”

“是的，我也这么问过自己，这大概也可以作两点解释：第一，他怕深更半夜行凶过程中对方呼喊和反抗会惊动左邻右舍。第二种可能，梦捷的身体素质比较好，个子也比一般女人高，而凶手很可能是体虚弱小的人。这样的行凶手段他认为把握会更大一些。”葛队长分析说。

“我也想提个问题。”年轻秀美、稍有些腼腆的周萍也开口问道：

“听了你的分析之后，可以想象凶手非常狡猾，可他为什么偏偏忘记清除脚底留下的痕迹呢？我刚才设想他是在慌乱之中的疏漏，现在我想应当有别的解释。”

“小周提的这个问题我也正在琢磨，根据现场足迹照片来看，凶手穿的‘懒汉’鞋底都已经磨损。可为什么在客厅的地毯上没留下明显的足印，而在卧室打蜡的地板上留下清晰的鞋印？这不大像凶手发泄性欲后情绪的紊乱或因作案恐惧产生的慌乱而遗漏，倒有可能是凶手有意留下的。”

杨处长说：“葛队长分析的情况比较客观，我赞成。鞋印的问题看来很关键，我觉得大有文章可做。根据葛同仁同志的分析，

我建议你们侦破组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开展侦破工作：首先在梦捷比较亲近的人当中排队摸底，当然这里也应包括梦捷的丈夫陈晔；其次，从这些人当中调查一下是否同梦捷有冤仇的，或者从梦捷的死中有所受益的，作为重点进行侦查；再有，对这些人的调查，可把‘懒汉’鞋的问题列为重点。”

(三)

下午，葛队长和王、周二兵分两路。他去青年公寓。让他俩去梦捷的单位——服装进出口公司模特表演队，了解同她关系密切的人。

葛队长先到公寓居委会寻找线索，结果是一无所获。因为居委会是刚刚成立的，对全楼的情况还不大熟悉。

葛队长绕着楼沉思着走了两圈，想起案发的当天开电梯的那位 50 多岁的妇女昨天在倒休，今天上班。也许从她那里可以摸到些情况。

葛队长走进一楼电梯门口，按了一下按钮，不大会儿门开了。

“您去几楼？”电梯工果然是那位妇女，她有礼貌地问道。

“我是公安局的，想跟你聊聊。前天晚上一直是你开的电梯吗？”葛队长问道。

“是的，我下午两点接班，一直到夜里 11 点。”

“昨天七楼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吧。”

“嗯，听交班的李姐说了。”

“前天晚上 8 点钟以后，有什么生人乘电梯到七楼吗？”

“我想想看……对了，快 9 点那会儿，真有一个生人，不过他 是去 8 层。”

“哦，具体说说。”

“这个人大约有 30 岁左右，个不高，有一米六几的样子，好像戴个眼镜。”

“你注意他穿什么鞋了吗？”

“好像是双灯心绒的‘懒汉鞋’。”

“是吗？”葛队长眼睛一亮，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他是几点钟下的楼呢？”

“大约有半个钟头的样子。”

“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吗？”

“这我倒没大注意。”

“好吧，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事我再找你。”葛队长向她道过谢，看看手表，便去约定好见面的街心公园去等王伟和周萍。

葛队长坐在一张石椅上，点支烟抽起来。随着烟雾的徐徐升腾，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昨天的现场同陈晔见面时的情形。

“你就是陈晔吗？”葛队长从卧室里走出来，对坐在沙发上埋头痛哭的年轻人说。

“是的，我就是。”他满脸泪痕，情绪显得十分低沉。

“人已经死了，还是请节哀吧，你能协助我们做些工作吗？”

陈晔点点头，掏出手帕，擦了擦双眼。

“好，请你跟我们谈谈发现屋里情况的整个过程。”

“昨天晚上，我去单位值夜班，8 点钟离开的家。我们约好第二天去隆福大厦采购些婚礼上的用品。临走时，我叮嘱梦捷把门锁好，从里面把保险关上，遇到生人千万别开门。晚上，我在酒店值班，和保卫科小马下象棋下到 10 点半，然后我在二楼经理室看书。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早上交完班，我急忙赶回家。按了两下门铃没人开，要是平时，我只要按一遍，她就会跑来开门了，搂着我的脖子问这问那。我有点着急，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进屋一看，就见梦捷那副样子躺在床上，早已死了。我当时

吓坏了，大叫了一声往外跑去。正好，开电梯的那女的还没关门，我告诉她我们家出事了，乘电梯下楼到居委会打的电话报警，事情大致过程就是这样。”陈晔说话时的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你刚才说到，昨晚你临走时对梦捷说，要是生人来千万别开门，那么是不是这天晚上可能会有什么熟人来拜访你们呢？”葛队长接下陈晔的话头追问了一句。

“不，这我并不知道，我只是随便叮嘱她一句。一个女人晚上在家，我担心会出点什么事。”

“你有这种预感吗？”

“不，没有，如果我知道那天要出事的话，我一定会在家陪她。”陈晔避开葛队长直视的目光，解释说。

葛队长从陈晔的目光里似乎觉察出一丝不安。

“那么，下面我想随便问几个问题，你和梦捷是什么时候领的结婚证？”

“一个星期前。”

“举行婚礼了吗？”

“计划是明天中午，我已经在酒楼定好了包桌。”

“这套房子是你们买的吗？”

“是的。”

“价钱不低吧？”

“房价 37 万，如果一次付清房款，优惠 20%。”

“那你们是分期付款了？”

“不，我们是一次付清的，您是公安局的，我也不瞒您什么了。梦捷最近继承了一笔遗产，是她在美国的一个姑夫临终前立下的遗嘱，给她个人的，大约有 10 万美元。这笔钱已经从美国汇来，我们兑换了些人民币买了这套公寓，其余的都存入银行了。”

“是这么回事，好吧，咱们先谈到这吧，如果有什么事，会

再找你的。”

葛队长从陈晔那痛不欲生的悲伤神态里，似乎感觉出他那悲痛的外表和内心并不是绝对的吻合。他总觉得陈晔是在演戏，尽管他的言谈话语中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虽然葛队长还不能就此断定梦捷的死同陈晔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他对自己的第六感觉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葛队长把烟头掐灭，向几步远的果皮箱洞口掷去，不偏不倚，正好投入。他不由得笑笑，好兆头。

一会儿，葛队长远远看见他的两位助手的身影。

“怎么样，你们二位了解的情况？”葛队长让他俩坐下来，关切地问道。

“进展顺利。”王伟抢先回答。

“我们到服装进出口公司找保卫处和表演队分别了解了一些情况，小周都作了详细记录，你来说说吧。”

周萍点点头，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

“梦捷是杭州人，前年服装进出口公司模特表演队在全国范围内招人，梦捷参加了考试。几轮下来后她的文化课、形体、神态和表演都名列前茅，被表演队录取。经过两年多的训练和表演，她进步很快，是这个表演队的台柱。梦捷平时表现一般，和男人接触也不是很多。据公司和队里介绍，她绝没有什么会置她于死地的仇人。另外，同梦捷比较亲近熟悉的男人，我们了解有5个。其中两人已经有可靠的证人，证明了案发时间内他们不在现场。另外三个人包括梦捷的丈夫陈晔暂时还无人证实他们案发时不在现场。”

“除了陈晔，另外两个人是谁？”

“一个叫张强，是市第一医院的外科医生。另一个叫李志达，是梦捷她们公司里的服装设计师。今年30岁，近视眼……”

“身高不足 1.70 米。”

“对，你怎么知道的？”

葛队长没有答话，思索了片刻对两人说：

“李志达昨天在陈晔走后去找过梦捷。”

葛队长讲了刚才找电梯女工了解的情况。

“关于鞋的问题有什么线索吗？”

“李志达确实有一双‘懒汉’鞋，这两天还有人见他穿过。”

“哦，是这样……”葛队长摇摇头，又陷入冥思苦想之中，半天没再说话。

“葛队长，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动机，如果李志达是凶手的话，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了钱吗？可梦捷屋里抽屉的 5000 元现金，并没有被翻动过。如果他为发泄性欲，强奸杀人，可他为什么还要在电梯里出现呢？先上八层，然后再从楼梯走下一层，是想掩盖自己去梦捷那儿的真实企图。当然了，如果是凶手，他怎么会让电梯女工看到自己呢，他完全可以从楼梯内走上七层。不过，他毕竟是去了现场，我们必须调查清楚。”葛队长停了片刻又问：“张强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张强是梦捷的第一个男朋友。他拼命追求过梦捷，两人的关系曾经密切过一阵。后来不知何故，梦捷提出和他断绝恋爱关系，他曾威胁过梦捷，但没有什么具体行动。如果说，他想要报复谋杀梦捷，动机倒是能够成立。”

“那天夜里案发时他在哪儿呢？”

“他说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片名是《神秘的黄玫瑰》上下集。具体情况我们还没有核实。但他确实找不出明确的证人。至于陈晔，我们还没去了解他的情况。”

听完周萍介绍的情况，葛队长很满意两个助手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拍拍两人的肩膀说：

“看来，这三个人都有点沾谱。好吧，明天我们还是分两路，你们俩还去服装公司，进一步摸李志达的情况，如有可能，想法搞到他的鞋印。我去第一医院了解张强的情况。至于陈晔，暂时先不动他。你们俩意下如何？”

“行，没意见。”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那就这样定了，明天下午回队里见面碰情况。”

(四)

第二天上午，葛队长来到市第一医院。在这之前，他绕道去了趟电影院。

葛队长来到外科门诊部。在走廊里一个 30 多岁的女护士和他擦肩而过。他觉得这个女人有些面熟，似乎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他摇摇头，并没有放在心上，径直走进门诊室。

“哎，同志，看病在外面挂号排队，没叫你号怎么自己就进来了。”一个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没好气地对他吼着。

“你是叫张强吧？”葛队长对他不大客气的逐客令不予理睬，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你……”张强对眼前这位不像是来看病的陌生人的突然发问有些不知所措。

“我是公安局刑侦处的，我叫葛仁。”

“找我有事吗？”张强的口吻不再那么盛气凌人了。

“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出去和你单独谈谈。”葛队长看了看旁边几张桌子的医生和来去的病人，小声说道。

“可以。”张强对邻桌的一位年岁稍长的医生打了招呼，随葛队长走出门诊室。

他们沿着医院的水泥路走到不远的一个花园里，在一张长椅

上坐了下来。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有关梦捷的情况，她在前两天夜里被人杀害了，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听说了。”

“你以前同梦捷谈过朋友？”

“是的。”

“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可以。”张强用手捋了捋溜光的头发说道：“那是去年夏天，梦捷到医院找我们科里的一个女护士宋惠萍，据说她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天宋惠萍刚好在给一个病人换药，我让她坐在门诊室里，并给她倒了杯水。后来我同她随便聊了会儿，她长得漂亮大方，也很热情。等宋惠萍进来时，我们已经谈得很投机了。后来，我约她出来过几回，一起看电影，逛公园，慢慢地我们相互有了感情。正当我打算进一步发展这种感情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梦捷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道德败坏，是天字头一号的大流氓，还有根有据地披露我过去的几件丑闻。坦率地说，我以前在生活问题是有些不检点，可也没干太出格的事。自从我认识了梦捷以后，确实是真心实意地爱她。梦捷似乎是相信了信中的内容，提出同我断绝恋爱关系。我有点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先是苦苦哀求她，向她表白我的心迹。可是这都没有用。我那些天有些神情恍惚，茶饭不香。当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她的时候，我开始恨她，甚至产生过想杀死她再去自杀的念头。”张强说到这儿沉默了一会儿。

“说下去。”

“后来，我逐渐冷静下来，并没有把这种一时冲动付诸实施。她的死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真的没杀她！”张强的神情有些激动和紧张。

“请你冷静一下，我并没有说你就是杀人凶手呀！当然，我

也愿意相信你没有杀她。不过，你能说说你在4月21日夜里去哪儿了吗？”

“我那天……我去看电影了。”

“是吗？”

“没错，8点开演，片名是《神秘的黄玫瑰》，上、下集一直看到11点多。”张强十分肯定地说。

“嗨，你看真巧，那天晚上我也在那儿看这场电影。对了，下半场断片那会儿起哄吹口哨的人可真不少。”

“没错，都是那些小痞子，不过片子很快就接上了。”

葛队长没再吭声，在心里暗笑了一下，掏出包烟：“来一根吧。”

“不，谢谢，我不会抽。”张强摆手谢绝了。

葛队长把一根烟叼在嘴上，掏出打火机点着，吸了一口，缓缓吐出一个又浓又圆的烟圈来。

“张医生，你为什么要撒谎呢？你那天晚上是去了电影院，可是下半场你根本不在那里，我说得对吗？”

“我……这……”张强语塞了。

“刚才我说的断片之事只是投石问路，实际上片子一次也没断过。那么9点半以后，你到底去哪儿了，说实话吧。”

“我去……”张强欲言又止。

“当然了，事物总是有得也有失，这得和失你要在心里掂量掂量。我从心里不想把你同杀人凶手联系起来。可你难道就不想把自己从嫌疑犯里摘出来吗？”

张强头上开始冒汗了，看得出他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反复回味着葛队长的话，终于下决心了：

“唉，我说实话吧，那天晚上7点钟，我去西郊饭店看一位朋友出来，在门口碰上一个干那种事的姑娘，我陪她去看了会儿电影，下半场没开始，我们就一起去了公园……”